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

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

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

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未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濟曰朕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攝提貞于孟陬兮 良曰太歲提孟始貞正也于猶於也惟庚寅吾以降 向曰庚寅日辰也正月為陬 逸本注同 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

之日下 皇鑒揆余 于字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銑曰皇考揆度肇始錫賜嘉善也言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 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某日 名余曰正則兮

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也

字余曰靈均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

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 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

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濟曰紛盛也內美謂忠貞也脩遠也

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 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 扈江

離與辟芷兮

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

為幽也芷 紉 逸本作 秋蘭以為佩 汨 筆 余若將不及 幽而香 紉 細字 秋蘭以為佩 汨 筆 余若將不及

兮 良曰紉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逸曰紉索

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

水流 恐年歲之不吾與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也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 朝搴阰之木蘭兮

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朝搴阰之木蘭兮

夕擘洲之宿莽

翰曰擘取也此山名擘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宿莽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

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

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

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翰曰淹久代改序次也言日月漂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度

度以從忠正之言

騁兮來五導夫先路

路

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君導之道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

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

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芷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夫蕙芷

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紉索也蕙芷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芷任一人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堯舜所以有光大之稱者能循用大道任其忠良故得萬事之正

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

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

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以窘求步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捷疾也徑邪

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

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

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

觸陷阱至惟夫逸本無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

隘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為朋黨苟且為樂而不

知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

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論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

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

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銑曰憚難皇君也敗績

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

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

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

殃咎也但恐君國傾武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

危以敗先王之功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翼及先王

之德繼續先王之迹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言

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翼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

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濟曰荃香草也

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逸曰荃香草也以

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

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余固知寒蹇之為患兮忍而

不能舍也良曰蹇蹇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為已患

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逸曰蹇蹇忠言

貌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蹇蹇指九天以

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

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

盡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

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初既與余

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遯移也言君

移本情而有他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

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

夫逸本無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翰曰傷惜也言我不

難離別於君但惜君

宗信

信讒而數變易 逸曰近日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
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

滋蘭之九畹 於遠今又樹蕙之百畝 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蕙也蘭

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逸曰滋時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時眾香脩行仁義勤

身自勉朝 暮不倦 畦留夷 夷與藹 揭字 車兮雜杜衡與芳

芷 良曰五十畝曰畦留夷藹車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積累眾芳自繫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 冀枝葉之

茂兮願俟時平吾將刈 向曰後茂或貌言我

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已種植眾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 雖萎絕其亦何

君亦宜畜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銑曰萎絕黃落也眾芳喻眾賢也言

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眾賢志士見而是 憾不自脩也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豈

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 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

其行 眾皆竟進以貪婪 含力兮憑不厭乎求索 翰曰

也言眾在朝者皆竟為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 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

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 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羌內恕已以量人兮

各與 善本 心而嫉妬 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已

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其心揆為恕 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

他人謂已用不同則各生嫉妬 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

之所急 良曰忽急也言眾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 逸曰言眾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

眾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 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

之不立 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 名德而不能成 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人年命冉

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 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

墮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

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

練要兮長頤

呼乎感頤感乎亦何傷

苦亦何傷於我頤頤不飽貌

病擘木根以結菹兮貫薜荔之落葉

濟曰擘持根

荔香草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

信 逸曰擘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本而生落墮也藥實貞言

已施行常擘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

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胡繩之纒纒

所綺 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纒纒索好貞言舉

曰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

之性紉索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夫前脩兮非世

逸本作 俗之所服

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逸曰言我忠信譽譽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

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同逸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前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

多屯難 逸曰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

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蹇

濟曰鞿羈銜勒也諄諄替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

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諄朝諫而尋

暮廢弁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

所係繫也諄諫也詩云諄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繫矣

既替余以蕙纒兮

故朝諫譽譽於君夕暮而身廢弁也

又申之以攬芷

良曰攬佩也言君所以廢弁我者以我佩忠

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

結束以執貞節 逸曰攬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弁已者以余

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良曰九數之極

也言忠信貞潔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逸曰悔恨也言已
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目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
不悔也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逸本作心銑曰

法度壞貞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逸曰靈脩謂懷
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
其用心浩蕩驕放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衆女嫉余之蛾眉
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兮謠詠謂余之逸本作善淫翰曰衆女論讒臣也蛾眉

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逸曰衆女
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
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

固時俗之工巧兮固時俗之工巧兮

面面規矩而改錯會故濟曰面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
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
敗國危政逸曰面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良曰周舍也言背墨繩之直而

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
者周舍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
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

怩余侘加僚丑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向曰怩鬱憂

也侘僚失志貞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
於當時逸曰怩憂貌也侘僚失志貌也侘猶堂堂立貌也僚住也

苦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銑曰溘奄也言我寧

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
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勢鳥鳥
字不羣兮自刎世而固然翰曰勢鳥鷹鷂之屬比

同羣忠正之士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逸曰勢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鷂之類也以論忠正言勢鳥鳥執志剛
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

孰異道而相安濟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
誰肯相安哉逸曰言何所有圓毀受方柄

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侯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取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取誅讒佞清朝廷也

兮固前聖之所厚

厚哀也謂武王伐紂封比干墓者是也

悔相道

逸曰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貞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也言我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

行迷之未遠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步余馬於蘭皋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芙蓉以為裳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不知吾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

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忽反顧以游目今將往觀乎四荒也言已不見明

故疾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己者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良曰繽紛盛貌

非菲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逸曰繽紛盛貌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

余獨好脩以為常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雖體解吾猶未變雖遭支

兮豈余心之何可字 懲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

申其罵予翰曰女須屈原婢也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

懲懼也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女須之嬋媛兮申須 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

胡直以方逸本作 身兮終然天平羽山 逸本無

之野濟曰此女須之言也婞偃也早死曰天絲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鯀偃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澤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

遇害 逸曰曰女須詞也鮪堯臣也帝繫曰顛頭後五葉而生鮪婞音輕偃也蚤死曰天言堯使鮪治洪水婞偃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須比屈原

汝何博蹇逸本作 而好脩兮

紛獨有此媵節向曰須數諫原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也須言衆人皆體資莠之行盈滿於

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逸曰資莠藜也莠王芻也莠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莠又曰終朝采莠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

佞盈滿也判別貌也女須言衆人皆佩資莠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翰曰屈原遭姊之

罵困邪佞之惡不

又見三十一卷

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

善 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濟曰榮

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朋黨

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 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

歷茲 良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

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 濟沅湘以南征

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

今就重華而陳辭 已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

行就舜以陳說之 逸曰沅湘水名也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 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

詞自說稽疑聖帝翼聞秘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

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 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

九洲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不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二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翰曰圖謀也言太

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逸曰圖謀也言

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

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 羿淫遊

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

以供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

其國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 固亂流其鮮終

兮浞 角仕 又貧夫厥家 良曰浞寒浞羿相也厥其家妻也言

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貧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鮮終 逸曰浞寒

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 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隱而專 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貧取其家以為妻也羿 以亂得政身即滅 澆 弔 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亡故言鮮終也 澆 弔 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向曰澆寒浞子也彊圉多力貞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 以殺夏后相 逸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

顛隕

銑曰康安隕墜也言澆殺夏后相日安娛樂忘其過惡卒為

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墜也論語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

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泥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翰曰桀夏亡工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各為湯所誅逸曰殃

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各為湯所誅

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不得久長逸曰辛

而莫差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

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左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循逸本作繩墨而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逸曰頗傾

私阿兮覽民

逸本作德焉錯故輔

良曰輔佐也言皇天無

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逸曰竊愛為私所

祐為阿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之中有道德

之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夫維聖哲以茂行

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兮苟得用此下土

翰曰哲置苟誠也下土天下也言人有

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瞻前

而顧後兮相觀民

逸本作之計極

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

亡徧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姦邪

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

人忠佞之謀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言人非義則德不

立非善則行不成

二

二

未悔向曰帖危也言危身危行所以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意行猶未為悔逸曰帖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

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杓而正杓而正杓今固前脩以菹

醢銑曰量度也鑿木孔杓入孔之木言工不度鑿之正而安其杓則物不固而木破矣不固而木破矣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

代脩名之人以獲菹會歎許歎許歎余鬱悒兮哀朕時之

不當翰曰言累益歎歎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逸曰會累也歎歎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

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日擊攬字如如如蕙以掩涕兮露余

襟之浪浪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已自傷之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

正駟玉虬以乘鸞鳥計兮溘埃風余上征良曰敷

也言我見上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以醢乃長跪布衽陳辭訴於天明我得比干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龍鳳掩塵而上征虬龍也鸞鳳類溘奄也逸曰敷布也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逸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曆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蚪鸞鳳皇别名也山海經曰鸞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

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

向曰朝車輪也蒼梧舜所游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遠遊神仙之山逸曰朝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懸圃神山也在崑崙之

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璅

先果兮日忽忽其將暮銑曰靈君也璅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

衰老逸曰靈以喻君璅門閤也文如連璅楚王之省閤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也五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翰曰羲和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今日御按節徐行路漫漫其脩遠

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路漫漫其脩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濟曰漫漫遠貌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

賢人與已同志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飲

余馬於咸池兮摠余轡乎扶桑良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

也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異得延年也逸曰咸池日所浴也摠結也扶桑日所拂

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逸本作以相羊向曰若木在西極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逸曰若

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

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銑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

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

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目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

兮雷師告我逸本作以未具翰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士

先戒百官以適道而君怠墮告我以裝束未具也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

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

日夜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翼逢遇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音迓

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迓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逸曰回風

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

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紛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

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向曰紛亂也總總猶傳傳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

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而不可知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

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

可知

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銑曰帝天

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閭人開天門闔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逸曰帝謂天帝也閭主門者闔闔天門也言已

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疲**逸

作罷**兮結幽蘭而延佇**翰曰曖曖昏闇貌疲極也言時代昏

絜長立而無趣向逸曰曖曖昏闇貌疲極也言時代昏昧無

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

呼**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濟曰溷亂蔽隱也言

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妬忠良逸曰溷亂也濁貪也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朝吾將濟**

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綈馬良曰白水神泉也閬

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絜清逸曰濟度

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緹繫

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

留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已脩絜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

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

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反顧

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逸曰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

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目心為之悲而流涕**澹**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銑曰澹奄也春宮東方

乃折取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絜逸曰澹奄也春宮東方青

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

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脩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未衰之時視天

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其為政理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相

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

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

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濟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

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逸曰豐隆雲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賢

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

佩纓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良曰纓佩帶蹇

言我既見宓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逸

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目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

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紛紛其離兮忽**

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紛其離兮忽**

紛紛其離兮忽

緯繡呼其難遷向曰紛亂也總聚也緯繡乖戾也言將通

忽為乖戾而難移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

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今朝濯髮乎洧

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嶧嶧山夕舍窮石朝沐洧盤言遜世之士遠

趣清絜逸曰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

入于流沙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南榮之水出嶧嶧之山言必妃體

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

保厥美以驕傲今日康娛以淫遊

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臣君言隱居之人自保

侮慢曰傲康安也言安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

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今來違弄而改求

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與事君當違弄此人改求賢者共

同志事君也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安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

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奔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

余乃下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流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望

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高之佚逸女良曰瑶臺玉臺

娥國名佚美娥女契母簡狄喻真賢也呂氏春秋云有娥美女為高

臺而飲食之言我望此高臺見美女思得與之事君逸曰偃蹇高

自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

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

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瑶臺吾令鳩為媒兮鳩告

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余以不好

余以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

喻讒賊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他巧銑曰雄鳩多聲逝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

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適而不可

適而不可翰曰言鳩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

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鳳皇既受詒

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

兮恐高辛之先我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

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

學先我而得之帝譽喻諸國賢君 逸曰高辛譽有天下號也帝繫
曰高辛氏為帝譽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
受禮遺將恐帝譽 欲遠進 逸本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 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
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
遊戲觀望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向曰少
以志憂也 相之子寒浞殺之夏后相少康奔虞虞姚氏也以二女妻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澆復禹舊績此言遠遊微
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逸曰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

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
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 理弱而媒拙
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

兮恐導言之不固 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
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君
回移 逸曰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
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世 逸本作
世時字 溷濁而

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
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 逸曰再

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 閨中既以 逸本無
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以字 遠遠兮

哲王又不寤 濟曰閨中宮門中也遠深哲智寤覺也言宮中深
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逸曰
小門謂之閨遠深也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遠遠忠
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

何況不智之君而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 逸
以閨蔽固其宜也 無而 與此終古 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發安能忍而與
昏主終古居乎復將遠去 逸曰言我懷忠信
字 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閨 索 瓊茅以筵 廷 筭 兮
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 所 華 廷 筭 兮

命靈氛為余占之 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
人結草折竹卜曰筭靈氛古之善占者
言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 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氛古明
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
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

而慕之 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
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已
之德者 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
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 思九

李清

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其寬博豈獨是楚國有

君臣可止乎 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

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 逸本無狐字

疑乎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何處獨無芳草之君汝獨懷故君不去 逸曰爾女

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世 逸本 幽昧以眩

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良曰眩曜惑亂也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

之乎原以此答靈氛難去之辭也 逸曰眩曜惑亂猶屈原答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

難去之意

民 逸本作

好 去

惡 故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獨異

向曰好愛憎惡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也 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

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

平 兮謂幽蘭其不

可佩

銑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闕不堪佩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

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用幽蘭臭 覽察草

木其猶未得兮豈理貞美之能當

翰曰覽視理玉也言楚人視草木猶

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王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難知也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曜照言時

人無能識臧否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 暉兮謂申椒其不芳

濟曰蘇取充滿也幃香囊言取

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及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王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

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 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弃忠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向曰巫咸古神巫

神言巫夕從天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

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 百神駭其備降兮九疑續其

竝迎 銑曰翳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續衆多貞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

已之志 逸曰翳蔽也續盛貞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已之志 **皇**

剡剡 琰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向曰皇天也剡剡光貌言天揚其光靈使神告

我去當吉 逸曰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 曰勉升降以上下

兮求矩矱 紆之所同 濟曰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

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 逸曰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也矱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

賢臣與已合法度者 因與同志共為化也 **湯禹儼而求合** 兮執咎 逸本作 繇

而能調 良曰儼敬也摯伊尹名調利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 又 逸本無 何必用夫行媒 且也媒

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繫則明君且當舉則何必須左右之逢 逸曰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

賢君自舉用之不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傅

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

用大興為 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翰曰遭遇也

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而舉之竟立大功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 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 **甯戚之**

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濟曰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

而舉之用以為卿備輔佐也 逸曰甯戚衛人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

之知其賢舉用 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 逸本作 未

央 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 德化然時未盡與同三賢之遭遇也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

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與及年未晏晚以成 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鷦鷯之**

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鷦鷯之**

先鳴兮使夫

逸本無夫字

百草

逸本有為字

之不芳

向曰鸚鵡鳥名秋分

前鳴則草木凋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逸曰鸚鵡一名買鵠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鸚鵡

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何瓊珮之偃蹇兮眾

夢 愛 然而蔽之

銑曰瓊王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眾小人也 逸曰偃蹇眾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眾人夢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

兮恐嫉妬而折之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嫉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

可以淹留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往也 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

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逸曰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艾

有蕭字向曰昔芳草今為艾者言明智之士皆佯愚也 逸本有也字 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

余以蘭為可恃

脩潔之士而自損害 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善其善士之故

兮羌無實而容長

翰曰蘭懷王弟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恃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逸

委

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

乎眾芳 濟曰言子蘭

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專佞以慢諂

吐兮椒

又欲充其佩幃

音揮良曰椒楚大夫

俗諂佞苟且列於眾賢之位也 逸曰委弃也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

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以椒而非幃香囊也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諂淫也椒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

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 既干進

面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向曰干求也言子蘭子椒既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

人之能敬而舉之 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俗之流從逸本作兮又孰能無變化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逸曰言特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而況眾

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而況眾節若此豈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

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

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菲而難虧兮芬芬逸本作芬至至今猶未沫二貝良曰虧損沫已

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猶未已也 逸曰虧歇也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誠歎虧歇至今尚未已也和調

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汝同志人也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調已之

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也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

上下銑曰言脩飾及成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逸曰上謂君下謂臣也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也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為

羞兮精瓊靡音音張以為糧濟曰羞脯精擣靡屑糗糧也言我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

腊擣玉屑以為糧取其清潔而延壽 逸曰羞脯也精鑿也靡屑也糗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

繫翼以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象

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

而世俗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莫識也 逸曰言賢愚異遭吾道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逸曰言賢愚異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銑曰遭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

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銑曰遭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以求所安 逸曰遑轉也楚人名轉為遑言已殺去楚國遠 揚本

有志 雲霓之晦藹兮鳴玉鸞鳥之啾啾 翰曰揚舉也雲霓

瞻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啾啾鈴珮之聲言我去國亦

守節度而行 逸曰揚披也晦藹蒼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

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濟曰軻車輪也東極曰天津

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

疾 鳳皇紛 翼字 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良曰言

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 逸曰翼翼也旂旗

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來隨我車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

容與 流如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

遊戲貞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 摩蛟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銑曰摩招梁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

相接 逸曰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

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

度萬人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 崑崙山道

之厄 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眾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游高遠莫能及

也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

眾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拍西海以

為期 濟曰不周山名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而左

左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拍語也期會也言已使

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 屯余車 逸本有 千乘兮齊玉

-5 145 35 935" data-label="Text">

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 軼大 而竝馳 良曰屯聚乘車也軼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

於已所在可馳走 逸曰屯陳也軼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

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駕八龍之婉婉 阮於今載雲旗之逶迤 逸本作委移字

向曰八龍八節

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貌 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製御 抑志而弭節 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也

兮神高馳之邈邈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遠貞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 逸曰邈邈

假日以媮樂 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名言我之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故假借其曰奏此樂以自媮樂而已 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 陟外皇之赫戲 平兮忽臨睨計五夫舊戲媮樂而已

鄉 濟曰陟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睨視也舊鄉楚國也 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外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 僕夫

悲余馬懷兮蜷負局 而不可行 良曰僕御懷歸也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 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

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亂曰 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 已矣 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向曰已矣絕望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逸曰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眾人無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 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銑曰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於水從彭咸所居之處 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 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志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 歌名矣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九歌四首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

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類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逾兮上皇

向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太一星

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

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 瑇鏘鳴兮琳琅 王珥劍鐔也瑇琳琅皆玉名以之爲珥鏘然而鳴逸曰撫持也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瑇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瑤

席兮玉瑱 盍將把兮瓊芳 枝以爲芳香香曰取美絜也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絜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爲香

蕙肴烝兮蘭藉夜奠桂酒兮椒漿 蕙肴烝兮蘭藉夜奠桂酒兮椒漿 蕙蘭皆香草也奠祭也藉椒皆香美木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枹

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倡 鼓杖也拊擊也疏希浩大也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姱

服芳菲菲兮滿堂 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姱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

會君欣欣兮樂康 言脩絜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也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會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馱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會君欣欣兮樂康 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

言脩絜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也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會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馱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蹀躞兮既

留爛昭昭兮未央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蹀躞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

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

屏翳也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蹀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

莊形體連蹀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蹇將憺徒兮壽宮與日

月兮齊光銑曰蹇辭也憺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食酒食憺然安

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天雲興而日月暗雲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往來迎疾貌逸曰

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翱也靈皇

皇兮既降焱遙遠舉兮雲中翰曰靈謂靈神也皇皇美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降饗飲食焱然遠舉復還其居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

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濟曰窮極也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

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逸本作憺憺字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忡忡憂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

也逸曰君謂雲神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憺憺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銑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豫也蹇語辭也言神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桂擢

分蘭棹例斲角冰兮積雪銑曰擢楫也棹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

舟值天威寒舉其楫棹斲斲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

逸曰擢楫也棹船傍板斲斲也言已乘船遭天威寒舉其楫斲斲冰

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向曰薜荔香草也生

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

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搴取也逸曰搴

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

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恩情不能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焉逸曰言婚姻所好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石瀨兮淺淺

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飛龍兮翩翩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

也逸曰瀨湍也淺淺流疾自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

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奔在草野終

無所登

至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以不

閒

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

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遂相背焉逸曰交

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

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間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

故更告我以不

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銑曰朝

夕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

野自歎之辭也騁騫疾行也澤畔曰臯弭節安意也逸曰朝以喻

已盛也澤曲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

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野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

之中鳥止于屋水周繞于

堂逸曰次舍也過信為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

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

捐

余玦決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濟曰捐遺皆置也

玦珮皆朝服之飾

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與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琚之屬

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

損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采芳洲兮杜若將

以遺兮下女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柱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

治道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

同志終不變更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欲以決死死不

再生何由復遇道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道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

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道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

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矢志焉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

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

故曰愁我也嫋嫋鳥奴今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人愁而賢者傷矣

白蘋兮

今

騁望幽

佳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良曰蘋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

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

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

木上

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謂置水中

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謂當在水中

沉有芷

上

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

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

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荒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

仿佛若存遠而望之

麋何食

兮

庭中

蛟何為

兮水

裔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
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裔際也逸曰麋獸名

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外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朝馳余

馬兮江皋夕濟兮西蒞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皋蒞水涯也
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逸曰濟渡也蒞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

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

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

之兮以荷蓋銑曰葺茨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
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絜託附於神而居也

逸曰屈原因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荃全壁兮紫壇播芳椒兮

成堂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桂

棟兮蘭橈老辛夷楣眉兮藥角房藥曰桂香木蘭辛

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房之飾逸曰以桂木為屋罔薜荔

兮為帷擗晉覓蓮逸本作擗彌兮既張濟曰擗屋聯也薜

以為帷帳擗折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逸曰白玉兮為鎮

疏石蘭兮逸本無以為芳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

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之逸本無兮荷屋繚了之兮以字

杜衡銑曰芷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

也東縛杜衡置於水中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向曰百草皆香草

廡屋也言又以為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為鄰也逸曰

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

宗信

無所用也故弃遣之 逸曰袂衣袖也襟襜褕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濟曰擗取也汀平遠者神及君也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咸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銑曰驟數也 逸曰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皇明嘉靖丙午夏雕



南征



